

詩
附
記



20232

詩

附

記

翁方綱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詩 附 記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詩
附
記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詩附記卷一

清 大興翁方綱著

陳啟源据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用魚麗篇序語。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用漢廣篇序語。錢大昕引孟子。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用北山篇序語。愚按小雅北山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疏謂經內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憂我父母。是不得養其父母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孔疏此條以序與經文先後相倒者。固不必泥也。然正得因孔疏此條。見此二語實是詩序之串合。詩語益顯。孟子是用序語無疑也。況序云勞於從事。而孟子云勞於王事。正因咸邱蒙引王土王臣句。故緊承王字。必換從爲王。語義乃更明白。此文章一定之理。是孟子此二句實從詩序來之確据矣。豈比尙書危微精一。後人妄謂出道經。文言元者善之長。妄謂同於左傳。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妄謂同於爾疋之橫生傳會乎。錢氏援据孟子。以見此序在孟子前。足以證詩序是子夏作。豈不較之說儀禮者。執何也。問詞之文勢。以斷定喪服傳爲子夏作者。勝之倍萬乎。此則詩序出於子夏。人所共聞。而無一人得其確据。孟子人人童而習之。而不知其有卜子撰詩序之確證。凡讀詩經者。皆當書諸簡端者也。後漢書儒林傳。衛宏敬仲從九江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故論者有謂詩序

是衛宏作。又或謂序惟一言。而其餘皆後人所述。然驗詩序之文。其首一句下申述之語。悉與其首句義相貫。決非別有一人所述也。若使別一人所述。則序之專有首句者。又何以不加申述乎。沈重謂序是卜子毛公合作。陸德明謂卜子作序。毛公足成之。此二說或可相爲參合。則有小子之言。毛公述之。抑或有卜子未盡之言。毛公足成之。而衛敬仲之序。在後漢書謂今傳於世。又豈得以今所讀詩序當之乎。詩卷首題云。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陸氏釋文云。舊本多作故訓。今或作詁。郭注爾雅作釋詁。樊孫本皆作釋故。孔疏云。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按孔疏此語甚明白。是毛傳卽是大毛公亨所作之詁訓傳也。第毛亨作此傳時。尙未題毛詩之目。至毛萇爲博士。其書大顯於世。然後題以毛詩之目也。釋文序錄亦云。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今所行毛傳。是毛亨所作而萇傳之無疑也。自後漢書儒林傳稱。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又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七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於是世之學者。但知毛萇作傳。而不知毛傳卽毛亨之詁訓傳也。然春秋公羊傳。在公羊高時。本僅出於口授。至漢時。其元孫公羊壽始著於竹帛。則今所行公羊傳。是公羊壽所撰。而學者亦但知有公羊高。則後漢儒林傳及隋志目爲毛萇作傳者。特以河間博士屬之毛萇耳。毛萇此傳實卽毛亨之詁訓傳。且注疏題目本自明白。卽稱毛萇爲毛傳。亦尙無害也。惟是秀水朱氏經義考。旣載毛亨詁訓傳三十卷。云佚。又載毛萇詩傳二十九卷。云存。竟將毛氏故訓傳與毛氏傳分爲二事。則貽誤後學之甚者矣。漢書藝文志云。毛詩

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初未嘗別出毛氏傳也。蓋漢志所云毛詩二十九卷者。是未經毛氏作傳之文。而朱氏誤以爲毛萇之傳。則豈有志反敍毛亨於毛萇後者乎。誤讀漢志。其謬至此。○漢志云。凡詩六家。詳此言六家者。魯一也。齊后氏二也。齊孫氏三也。齊雜記四也。韓五也。毛六也。若果分大小毛公爲二。則是七家矣。

周南

關雎

漢世說詩之書。旣已不傳。毛傳簡略。至鄭箋始以左右爲助。而匡衡說詩在鄭前。其述關雎詩義。具稱聞之師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按衡此言。雖爲漢成言之。然班氏敍此文曰。勸經學威儀之則。是卽爲經訓之明徵矣。班氏在東京之首。於經義必有所據。故其敍易首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云。若果如鄭說。謂后妃求賢女以共己職。則與所敍大倫釐降之始義稍隔矣。且毛傳明言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卽班氏所敍義也。朱子据匡說以說詩。實此經之定說。豈得轉以箋疏疑之。若必執毛鄭說。則首章毛傳旣言后妃是幽閒貞專之善女。而何以鄭箋又於次章言助而求

之三夫人九嬪之屬。是鄭義又在毛說外也。且采蘋采蘋詩中明言公侯之事。於以奠之。乃可言宗廟之祭。此次章無祭祀語。何以必言宗廟之祭乎。且鄭箋引左傳怨耦曰仇。而以怨女牽指衆妾。又豈可通乎。合諸條詳之。乃知集傳之允當耳。近日朱氏鶴齡、陳氏啟源、皆謂集傳不應舍毛鄭而取匡。孔疏云。鄭唯毛矣。豈得云舍毛耶。陳云。以痛寐思服。指文王說。尤礙於理。不知此作詩之宮人自言之耳。何嘗指文王哉。又謂文王未婚。不應先有妾。倅又謂若指太王王季舊宮人。又何自而知之。此皆拘泥文義。孟子所謂以文害辭者也。夫宮中之人。作是詩。是以此詩爲王化之首。就詩論詩。只如此得詠歎之義足矣。時代既遠。焉能鑿指爲何等宮人耶。猶之序言關雎后妃之德也。而後人必欲曲辨。以爲當文王時止宜稱妃。不宜稱后。則匡衡所謂太上至尊云者。皆不得以入周南之詁訓矣。所謂固哉高叟爲詩者。此也。

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正釋序哀字。卽論語哀而不傷義也。鄭氏改衷。非是。

首章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陸氏釋文。摯。本亦作鷺。音至。春秋昭十七年傳注。鷓鴣。王雎也。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疏引爾雅釋鳥。郭注。鷓鴣。江東呼爲鷺。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鷺而有別。是鷺摯之鳥。又能雌雄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也。愚按。周禮春官注。亦云。摯之言至。則鄭說於義較長。不必執爾正郭注以疑之矣。好毛如字。鄭呼報反。當從毛義爲長。鄭箋泥於怨耦曰仇之文。遂謂和好衆妾之怨者。於義太紆曲。不可從也。

首章正言君子好逑。此非后妃不能當也。下二章自以琴瑟鐘鼓一章爲主。然而文字之體有正必有反。

是以詩人先於次章作求之不得云云。不必實有之也。蓋不如是極言之。則無以暢琴瑟鐘鼓之盛也。此詩人之要妙。非可語於拘文牽義之士也。

荇菜。毛謂備庶物。事宗廟。蓋以所興之物。切后妃之職事。義亦可通。孔疏則以天官醢人無荇菜。目爲殷禮。斯亦迂矣。若程說以荇菜與后妃之柔順。則詩無此意也。流訓求者。此當善會。卽朱傳謂順流而取。亦不及。嚴氏詩緝謂於流水以潔之。義更周密。毛訓擇爲是。若以爲蕢。則不當言左右矣。歐陽氏詩本義。嚴氏詩緝。皆以首章淑女指太妃。而下二章左右指嬪御。誠有如陳氏所譏者。然亦可見首章淑女好逑。從關雎與義正言之。非太妃不足當也。左右指嬪御。特泥鄭說耳。

葛覃

此詩全在第三章。毛鄭皆誤析前後二歸字爲兩解。是以通體失之。不知言歸之歸字。卽歸甯之歸字。若析作兩解。則此一章文義不相貫矣。序云。后妃之本也。語本質實易曉。無待箋疏。疏以爲本性。則迂曲矣。序云在父母家者。朱氏鶴齡謂因未有歸甯父母。特推其始而言之耳。

謝氏枋得曰。貴爲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紉。豈無嬪嬙。盛服飾。豈無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爲絺。其事至勞。浣衣潔裳。其事至細。手之而不倦。念之而不忘。豈樂爲褊褊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后妃知本如此。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愚按。此條於序言后妃之本。義最深切。但爲絺爲綌。薄浣害浣。亦非必后妃自爲之也。此則風人之詞。不可執著耳。

序言歸安父母疏云。卽卒章歸甯也。卒章毛傳云。父母在。則有時歸甯。箋無此訓。然疏申鄭義。亦仍與毛歸甯義同。乃惠氏詩說。必謂古無歸甯之禮。以駁毛傳。并疑昏禮昏義不載歸甯之條。何其固也。首章用韻奇變。集於灌木一句。應上谷韻。其鳴喈喈一句。應上萋飛韻。此種隔句叶應之法。至漢人樂府猶時有之。乃愈見後二章疊韻而下之和諧耳。

卷耳

荀子解蔽篇曰。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春秋襄十五年左右氏傳曰。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句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注。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疏。詩人述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故嗟歎思之。按此二文。解者雖亦兼引毛傳之說。然左荀在前。則非緣毛說矣。呂氏讀詩記謂。不如以經解經。朱子謂。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蓋以懷人之言親昵。非可施於臣。又以前後我字不相承應。非文體。愚竊以爲未然。懷人二字。後人但習見唐宋詩家多用於友朋相知之輩。故疑爲親昵之詞耳。豈必古書盡依此解耶。論語故云。懷德懷刑。但指所慮之事言之。何不可也。我字分章系義。又何必其承應耶。世代既遠。所指之事。既無可驗。則宜以其訓解最在前者爲實矣。必盡據今日咀玩其文。以定其事。非所以言詩也。安在其爲以經解經乎。又按春秋傳注。以周訓徧。疏以爲斷章。亦非也。既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自當以

徧爲義不當直指國號言之也。假令指國號言不得言彼也。且以官人輔君子故曰志。若以思念君子則意之云乎。豈曰志之云乎。

朱子用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岨。而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岨。孔疏云。傳與爾雅正相反者。或傳寫誤也。按孔疏所謂傳寫誤者。未知是以毛傳爲誤歟。以爾雅爲誤歟。若云以毛傳爲誤。則說文釋名玉篇廣韻俱云。岨。石戴土也。惟玉篇岨。岨二字並載。岨訓與毛傳合。蓋此訓之異義久矣。豈皆未檢爾雅邪。正未可據爾雅以議朱子之誤從毛傳耳。

樛木

君子指文王。非指后妃。指文王則后妃之能逮下在其中矣。

螽斯

爾謂后妃非指螽斯也。此比興之別。序言不妒忌。亦謂后妃非指螽斯也。此鄭箋之誤。○朱氏鶴齡謂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衆妾所作。此說是也。

桃夭

毛傳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申之曰。男女年時俱當。然不若朱傳曰。宜者和順之意。義更圓足。此則室家家室家人。雖云變文叶韻。而義亦交徹矣。

兔置

干城。毛傳：干，扞也。爾雅釋言：干，扞也。注：和扞衛也。春秋成十二年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注：扞，蔽也。疏：赴，赴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此文皆在毛傳之前矣。鄭箋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疏：鄭唯干城爲異也。愚按：干盾與城郭爲二事。而舉此二字爲連文，可乎？此必宜從毛傳者也。傳又曰：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注曰：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爲腹心。按此以干城腹心分引於前後二段者，蓋借詩言以發抒禦亂之義。雖若析爲二事，而實皆舉正以止亂也。歐陽氏泥其詞，而曰：如郤至說，干城爲美，腹心爲刺。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爲此語，故今不敢引據，失其指矣。

朱氏鶴齡曰：赴赴不在楸枰時言之，如集傳解，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此本歐陽義，當從之。

茅苜

朱傳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蓋不以序言婦人樂有子之義爲定解也。然朱子於此篇之序初未駁之，則家室和平自是正意耳。

薄言有之，毛傳有藏之也。或問：首章先言藏，恐非其序。朱子曰：首章舉始終，後章述次序。詩亦有此例。近日高郵王氏念孫曰：詩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大雅瞻卬篇：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是有爲取也。此說當爲定論矣。然亦足見毛傳最在

諸家前。而訓詁已有不能盡合者。但不得爲後之輕以臆見改毛傳者所藉口耳。

漢廣

休息作休息。釋文已不敢定。然孔疏云。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作休息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按孔疏說極當。且据毛傳釋思字在漢上之前。此卽毛本經文。作不可休息之明證也。其誤作休息。蓋在秦漢以後歟。

汝墳

父母孔邇。集傳亦兼採舊說。然不若指文王爲得其旨也。呂氏讀詩記。獨据漢廣張氏解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雖怨紂。而尙以周之故。未至泮散。此說甚有意味。

麟之趾

序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此以編詩之次第見義也。歐陽本義駁之。泥矣。

召南

鵲巢

序言鵲巢夫人之德也。又云夫人德如鵲巢。乃可以配國君。按此序文雖以德言。而未詳著德之實義。箋云有均壹之德。釋文因之。毛傳不言鳩德。然曹風傳言平均如一。箋言喻人君之德均一於下。昭十七年。

傳注亦言鴈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義皆足互證也。曹風疏云平均如一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据此言相傳爲然則是古訓久矣。歐陽本義以拙爲訓不可從也。

采蘋

此詩是祭事非蠶事無可疑者。朱子集傳於每章下附以蠶事之說本毋庸也。至被字之制朱傳不加詳究則愚見古制書闕有間似不應指定視濯。此第三章被字只當云或非正祭之時。渾括或非周時定制。渾括今不敢直斷云爾。若必依鄭箋以爲視濯則孔疏既云諸侯之祭禮亡又云特性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又云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濯王后不視矣。据此孔疏釋鄭箋所詳列禮文者上而天子非王后視濯下而士非主婦視濯乃獨以諸侯祭禮爲夫人視濯則是諸侯祭禮亡而鄭氏以臆補之何可爲訓乎。

艸蟲

此篇歐陽氏本義之說已在朱子之前則非朱傳始駁鄭箋矣。陳氏稽古編乃謂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直似未讀全部詩者語耳。箋引易語可謂支離矣。

采蘋

主注疏者皆謂毛鄭訓爲教成之祭。陳氏稽古編云王肅以此詩是大夫妻主祭於夫家之事。孔疏駁之。朱傳不當從之也。愚按毛傳並未指此爲教成之祭。其云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蓋通舉大夫士祭

禮耳。何嘗指女子教成之祭乎。其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按禮記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卽毛傳所據也。然毛特舉此文。以見宗室之祭。蘋藻之薦於女子之祭。禮有徵耳。並未嘗明言此篇指教成之祭。故曰必先禮之於宗室。亦祇見女子得預祭禮如此。初何嘗必合醴女一事與教成一祭而言之耶。乃鄭氏之箋詩。止斤斤焉拘牽禮制。而孔疏從而剖析之。此則鄭孔之自生糾纏。於毛傳無涉。於經無涉也。且卽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而此篇無魚。鄭氏不得其說。遂爲季女不主魚云云。亦可謂多事糾紛矣。亦可見毛傳本是借證女子之祭。而不主於教成一節矣。至王肅之說。孔疏駁之。謂大夫豈皆爲宗子。獨不思大夫豈無爲宗子者。此不足以駁王說也。新城門人魯嗣光曰。大夫雖不皆爲宗子。然大夫而世其家。則未云庶子爲大夫。乃異姓特起之卿。然其祭也。猶必祭於宗子之家。亦可與此詩宗室之義相證也。又謂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何爲兼言大夫士。此又不知毛傳特通舉言之也。亦未足以駁之也。至謂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則牖下元不必以奧爲訓耳。然主注疏者原當以序爲宗。而序明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則義已了然矣。乃鄭氏必欲牽及未嫁時事。以爲說。實自生葛藤耳。

箋詩考禮。自是二事。如因詩中所有之事。舉禮文以證之。自無不可。然初不必因此而定詁爲某時某地之禮也。卽如毛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又云。古之將嫁女者。禮之於宗室。皆是因詩所言而旁證之。凡毛傳如此類者甚多。何嘗必指此詩爲某段禮制。而鄭孔輒加以推斷。泥矣。且儀禮昏禮記。止有

父醴女。別無教成之祭。昏義疏云。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据此疏文。則教成之祭。告祖廟以教成。豈有其父母不主祭。乃使女子自主祭之禮乎。而何以云季女尸之邪。此又必不可通者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注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闋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此注亦不言是何祭。而孔疏亦以教成之祭解之。同詩疏也。又云。詩言季女。此言季蘭之女。云云。以愚度之。此季蘭必是當時實有其人。今不可考矣。若杜孔所說。則凡季女皆可稱季蘭。無此事也。穆叔之語。去古未遠。在當日所引。必是古之實事。正可與詩相證。而注家不能稽也。則說詩者復何傳會之有。

甘棠

蔽芾。毛傳。小貌。歐陽氏駁之云。棠可容人舍憩。則非小矣。故釋蔽爲蔭義。芾爲盛義。然玉篇亦云。蔽芾。小兒爾疋釋言。芾。小也。此古訓相承。自不當以後世文法概之。況召伯舍其下者。亦止廢憩於其側耳。豈必若後人摘葉爲銘。因樹爲屋哉。駁小義者非是。

行露

禮不足。是正意。失時。則鄭箋衍說矣。

二章三章家字。皆可不入韻。顧氏必以角、屋、獄、足、可轉爲平。亦徒滋枝蔓。二南之篇。先於列國。而其時已有五言八句在一篇之中。且如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來享、來王等句。皆在商時。已有此暢達之文。後人可

毋以繁簡量時代矣。

甘棠序云。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自不僅指聽訟也。卽聽訟所該者廣。亦不專指聽男女之訟也。行露序云。召伯聽訟。正與前篇相應耳。鄭箋乃於甘棠篇專謂止舍棠下而聽斷男女之訟。固矣。

羔羊

孔疏引少儀。朝廷曰退。足明鄭箋減膳之非。

美大夫之潔白與容止之自得。謝氏枋得皆以心無愧怍言之。此最得詩人之旨。

高郵王引之曰。紕。紕。總。皆數也。五絲爲紕。四紕爲緇。四緇爲總。五紕。二十五絲。五緇。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紕。次言五緇。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五絲爲緇。倍緇爲升。倍升爲緇。緇今本作

此正作緇

倍緇爲紀。倍紀爲緇。倍緇爲緇。斷風九詈釋文曰。緇字又作總。然則緇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

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緇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離篇曰。十總之布。說文作緇。云布之八十縷爲緇。正與倍紀爲緇之數相合。紕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紕。本又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紕。卽西京雜記之緇也。此說當爲定論。

殷其雷

朱傳不從毛序勸以義之解。并不從殷雷取喻號令之解。直謂借所聞雷聲以興起耳。晉傳元雜言。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卽從此化出也。所以朱子止說婦人念其君子。亦不云大夫矣。然序旣主大